

胡明超

# 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学科理念和文化机制

**摘要** “公共文献信息”也许是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较为准确的描述。对公共文献信息的关注决定了图书馆学的基本走向。图书馆学发展的基础和最终方向是信息技术与科学知识系统的协调以及与社会文化运行机制的配合。参考文献 11。

**关键词** 图书馆 图书馆学 信息技术 文化机制

**分类号** G250

**ABSTRACT** “Public document information” could be a comparatively precise description of the objects of library science. The attention to public document information determines the direction of library science.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thinks that the basis and ultimate direc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library science are the coordin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with scientific knowledge system and its integration with the operational mechanism of social culture. 11 refs.

**KEY WORDS** Library. Library scienc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ultural mechanism.

**CLASS NUMBER** G250

## 1 图书馆事业和学科发展的学科理念

### 2.1 围绕图书馆与信息的关系展开的争论和探索

目前,争论的焦点是对信息与图书馆的关系的认识。有人认为图书馆学科之所以衰落式微,是由于“整体非理性”,在教育体系中的随波逐流,妄自菲薄。表现为从图书馆系改到信息管理系,从图书馆学改到图书情报学或文献信息学;把图书馆学看作前科学并乱设课程等<sup>[1]</sup>。有人则认为图书馆事业的命运与图书馆学名称不确切密切相关,理由是“高度发达的信息技术给传统图书馆带来了根本的冲击和变革”,作为图书馆事业发展实践的理论总结和前行引导的图书馆学科方向和体系也应彻底改变。要超越“图书馆”名称的局限,将研究对象的范围扩大为文献信息,图书馆相应改为文献信息中心,而图书馆学则改为文献信息管理学。其实,我们不能片面地从学术的角度、从教育的角度、从技术的角度来看图书馆学科的问题。学术理念不能过度信息化和模型化,学科理念需要一种文化的统摄和整合。

### 2.2 解开图书馆的信息情结

由于信息的管理是通过对承载信息的载体的管理来实现的,由于最广泛的信息载体形式曾经是图书,由于过去人们信息传播的方式常常是借书和还书,所以将这种属于信息管理的一种机构称为图书馆就很自然。但随着管理的信息内容和承载形态的丰富,将图书馆改为文献信息中心乃至将图书馆学改为文献信息管理学,直观地扩大信息载体的范围,并指出图书馆的本质功能是信息管理,使学科的本质得以昭示,这也很有必要。

如果把名称看作事物的指代符号,本身没有游离于事物之外的意义,事物本身的变化,就同时带来了名称的象征意义的变化,只要这种指代关系连续存在,名称是不必改变的。但为了从字面上就有直接反映并希望能尽量揭示学科的本质变化,则需要按学科标识或知识表示的要求命名。其实无论是“图书”也好,“文献”也好,这两个概念的内涵都是重新赋予的,只不过现代汉语中“文献”的词义比“图书”的词义在载体范围上相对抽象一点或模糊一点,用它来概括记录信息的各种载体容易被接受一些。

信息是感知、识别、反应的对象,知识是经过主观感知并由客观信息反复确认的结果,是智力的结晶。信息的普遍性涵盖了知识的普遍性。由对知识的关注到对信息的关注,体现了人们在不断扩大图书馆研究对象的范围。随着人类认识和控制的领域的扩大,学科的发展应该体现这一过程。

### 2.3 公共文献信息的概念对图书馆学在信息学科体系的定位意义

图书馆学最需要的定位不仅仅是把所有的信息载体都囊括进来,也不仅仅是要指出它的本质功能是某种信息管理,图书馆学最需要的是对其研究和管理的对象信息做出内容特性的根本揭示和定位。

尽管信息是符号化、载体化和媒介化的事实和现象,但图书馆毕竟不可能对所有载体的信息研究和管理,它对信息对象的取舍不能单以媒介或载体的方式来划分,还应在价值、功能形态上或社会目的来进一步限定。以“文献信息管理学”来改变图书馆学学科命名不够严谨在于:“文献是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sup>[2]</sup>,它只强调一切载体上记录的知

识,这也许有些狭义化。但如果文献信息不是单指知识信息,还包括比知识更广泛的广义的载体信息,那么是不是所有的文献载体信息都是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呢?应该不是。比如情报、档案等。所以笔者希冀以“公共”二字来补充“文献信息”的不足。“公共文献信息”也许才是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较为准确的描述。对公共文献信息的关注决定了图书馆学的基本走向。

“表面上看,似乎人人都与信息有关,但不同的人对信息有不同的看法。物理学家、工程师、计算机专家、心理学家、记者、决策者、图书管理人员、档案保管员或文献资料工作者——所有这些专业人员以及其他许多人都在某方面与信息工作相关。其间的区别不在于他们所关心的主题——信息本身,而是他们如何处理信息,以及利用信息的目的。”<sup>[3]</sup>法国蒙特利尔大学图书馆管理与信息学院院长伊维斯·科里尔告诉了我们一个简单的道理:对信息的研究目的不同,其本质属性也不同。

图书馆学科体系的建立应与图书馆事业在社会运行中的实际功能定位统一。这包括对图书馆的机构实体性质和公益性质的有机把握,综合性管理服务的特征以及文化整合的社会职能的确认。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图书馆馆长史蒂尔认为,将来应该把图书馆定位成“信息向导——交换中心——掌握进入全球信息资源钥匙的人——着重信息的分析、综合和咨询服务”<sup>[4]</sup>。在新的信息环境下,图书馆确实应向导航咨询中心的方向发展,但它还必须是一个信息的存储中心、规范中心,深化社会教育的阅读娱乐的文化中心。图书馆的社会职能定位是在复杂的信息世界里区别于情报机构、档案机构、新闻机构、出版机构、网络门户、信息工程企业以及信息咨询企业的一种合理的社会分工。从互相借鉴、补充、引导、支持的意义看,图书馆专业对其他相关学科的关注、研究、渗透和扩张有积极意义,乃至这些学科的成果都可以作为图书馆学教育的课程;图书馆学对信息的研究或管理,在载体形式上、组织方法上与情报学有许多相似或交叉,它们的差异在于图书馆研究或管理的主要是公共信息。所谓公共信息,是经过价值选择的合乎公众利益的、可以或者已经进行技术规范和法律道德规范的、可以与公众传输渠道接口的、符合公众阅读习惯的、不同方式出版的或公开的、公众可以反复使用的有社会价值而又非商品化的信息。

图书馆学与其他学科和领域对信息认识的态度和处理的立场也有很大差异。其中的关键在于对信息观照的文化方式和社会目的。首先是其对信息内容的极大的包容性,它对各个领域出于进步目的的信息活动都给以全面的文化方式的支持;其次是对信息的选择评价、组织处理、存取利用的全面服务和专业精神;在信息质量和结构形态上,它注重公共信息的内容价值、规范形态和完整的科学结构体系。

情报学源于经济情报的需求。情报多是较新的未广泛公开或广泛应用的、前沿的、按学科划分的信息,其发展侧重学术方向并具有信息开发的直接功利性。情报部门并不像图书馆那样具有综合性、文化服务公益性、文化积淀和传承性。现在有将图书馆与情报所重新整合的动向,比如人们一直想打破公益性,把图书馆的服务分为基本的和非基本的服务,把商业数据库外部数据库纳入图书馆服务来作

为增值信息服务。从信息资源合理配置看,也许有积极意义,但盲目扩大图书馆学在信息领域的研究范围的倾向,是在学科发展原有的模式或概念被突破的状态下的一种失衡,是一种由技术发展带来的分工界限趋于模糊的现象,也是一种公益和商业价值判断的失误和信息资源分配的功利性的主观选择。

图书馆学与文献学、情报学或档案学在文献信息的公共范畴上的互相交叉渗透并演变的内在机理,在于信息的公开性、公共性的程度和自由度的动态改变。情报或档案信息的公开性、公共性和公益性达到一定的程度,可能自动地转化为图书馆的公共信息。情报也有公共性,但有一定的限制,当这些限制被取消或自然消失,情报文献的价值取向就发生转变,可能会向图书馆的公共文献信息意义转化。档案经过一定年限后公开,乃至由孤本文献转化为出版文献,供公众自由利用,意味着信息的充分透明和充分民主。反之,图书馆的公共性或综合性的降低,专业性的强化,形成专业图书馆。就长远目标看,人类进步的价值取向应该是所有的信息都能够共享,就这个意义,图书馆整合情报和档案其他信息咨询机构符合历史进步的方向。

图书馆学科的发展理念应该建立在社会对图书馆事业的需求指向上。在信息社会、信息技术、信息资源、信息市场、信息产业、信息法规的复杂的背景下,在信息技术的科学、法律规范没能及时有效地建立健全,文化观念没与信息技术的发展变化同步,人们对信息的传授、拥有、获取、控制和利用的公平度和自由度并不充分的情况下,不论是国家图书馆还是公共、专业、科学、学校图书馆,都要不断加深文献信息的公共性的深入理解,让信息的自为自在服从于信息的关联共享,不断促进非公共信息向公共信息转化,及时将情报等前沿信息和档案等历史信息吸收转化为人们易于获取的普及信息,变市场的功利性信息资源为社会的福利性知识源泉。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社会目标是实现社会公共信息交流平衡对称,推行承前启后的信息文化的秩序规范,充分发挥自身的文化整合功能,让信息的价值在被更多的人使用中得到充分发挥,促进信息资源利用的高效和分配的公平。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图书馆都应该是代表政府建立信息运行秩序的主角,努力建立规范的公共文献信息家园,进行组织、管理、提供服务,最终实现人类信息资源的最佳配置,创造更大的社会福利。

## 2 图书馆文化整合机制的分析

### 2.1 技术不是独一无二的发展条件

现在有人认为,图书馆学的发展关键是应建立在信息技术的基础上,图书馆学必须探索基于信息技术的图书馆操作和管理课程体系,必须认识到信息技术将根本改变几千年来图书馆的运行模式。并认为21世纪的图书馆学的理论重心,将是构建基于Internet的信息咨询理论<sup>[5]</sup>。这与早期的德国图书馆学家艾伯特“图书馆学是图书馆员执行任务时需要的一切知识和技巧的总和”<sup>[6]</sup>的观点颇为相似。

新的信息技术确实为人类实现资源共享提供了新的平

台,但这不是信息资源共享的根本基础。在人类进化过程中,技术虽然是先导性的,技术的传播特别是工具的更新比文化的形成和更新要容易要迅速。但并不是掌握了信息技术的人就能任意获得和使用信息,技术不是信息共享的唯一条件。技术本身不能建立与现存社会的平衡和新的社会的秩序。本文推崇的一个基本思想是人类通过文化认识资源,通过技术获取资源,通过秩序分配资源。信息技术运行方式只是把所有的问题当做信息现象来处理的时候才是普遍的处理的方式,但它决不是惟一的社会生活方式,因为社会存在并不是把所有的现象都当做信息现象。信息技术在图书馆事业中的应用和推广并不存在根本障碍,即使自身技术力量不够也可以依靠社会力量来实现。数字化信息技术方式不可能与现实的社会文化运行机制彻底决裂。图书馆学发展的基础和最终方向是信息技术与科学知识系统的协调以及与社会文化运行机制的融合。把网络这种时空相对高效的方式视为信息交流的最高方式,过分期期待信息资源共享的即刻实现,这是一种对技术的冲动和偏颇。

## 2.2 图书馆对公共文献信息管理的文化整合机制

### 2.2.1 公共价值选择机制

信息可以建立许多形态分类标准,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标准就是信息的价值标准,根据这个标准,才能把信息相对地分为有用信息、无用信息和有害信息;而信息技术领域不解决这样的问题。信息的选择是信息管理过程的第一步。收藏或存储(信息资源建设)的首要前提是价值判断和选择,有价值才能收藏。选择的一个内涵是关注,社会公众普遍关注是选择的重要标准;选择的内涵还包括在对现有馆藏的剔旧。剔旧就是对那些相对价值较低、缺乏关注的文献信息进行淘汰。选择既是对原有的信息的补充更新,对新的信息的接纳吸收,也是对知识的主观价值的客观性确定。美国夏威夷大学卡比奥拉尼学院图书馆馆长韦伯曾指出,Internet 上的信息很大部分是没有价值的,图书馆(员)要善于配置资源,运用传统的评价和选择能力,为公众使用 Internet 资源起重要的引导作用<sup>[7]</sup>。这说明选择也是一种引导。

### 2.2.2 信息的规范机制

它包括对信息的整序规范,类似于将信息格式化或系统化,其意义在于方便准确地存取。格式化的过程受文化主体的形态(包括文化群体的认识能力以及群体文化传统和心理等因素)的影响,在世界范围内有地区、民族或国家的个性,这是图书馆的重要文化属性之一。在国际之间,这种文化属性将以强势文化的传播和流动来最终统一格式。格式化必须能和文化的历史形态和未来的发展趋势兼容和对接,这也是对流动混合的信息的沉淀,是图书馆的另一重要文化属性。信息的规范也包括法律的规范,这既是图书馆自身的立法要求,也是公共信息合法利用的前提。更重要的一点是建立信息社会的共同的价值观。“信息社会必须真正成为为整个人类发展服务的工具”<sup>[8]</sup>,引导社会和公众积极面对电子空间新文化,朝着公正、团结的方向发展,保证所有的人都能有效地获取知识。

### 2.2.3 传承机制

美国图书馆学家巴特勒认为:“图书馆是将人类记忆的东西移植于现在人们的意识之中的一个社会装置。”<sup>[9]</sup>新的信息要依靠已有的信息的互相参照、结合、支持才能发挥价值,这

是传承机制的基本意义。正是这种传承机制,信息才得以延长它的时效,才得以转化为知识和智慧的基因,知识和劳动带来的成就和成果作为文明,曾经或仍然在延续地运用并产生和理解新的信息,这大体上就是文明与信息的关系。信息其实永远都是被传统所利用,也同时改变着传统。信息流动与文化流动的方向相一致。信息的传承包括教育的功能,其核心价值是终身学习、业余教育、历史性延续和文化遗产的继承。国际图联文献保护国际中心主任瓦拉莫夫女士曾指出:“图书馆资料的保护是文化与学术发展、继承的基础工作,是国与国之间相互依存的事业,各国不仅有责任保护好自己出版物,而且应该承担对与本国的文明、文化有关的其他图书馆资料进行保护的义务。”<sup>[10]</sup>

### 2.2.4 公共信息的分配机制

“图书馆的使命不在于如何教育,而在于如何让读者分享它所配备的知识和信息资源。”<sup>[11]</sup>图书馆作为政府的文化机构,是政府公共信息政策法规的主要执行者和信息资源管理与分配者。它主持着公共文献信息的基本活动和长远规划,拥有广泛的机构网络、读者群体、馆舍设施、人才队伍、技术规范、信息资源分配的公正和公平立场,能在较高水平和较大范围内实现对信息的管理。网络信息技术只是在技术上为信息资源共享创造了条件,但要想真正彻底克服空间距离和真正实现资源共享,还有大量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这是政府权力、文化内力、市场外力、历史惯力和时代引力共同作用才能逐步实现的过程。实际上,信息技术的共享先于信息资源的共享。所以,即使是有了数字图书馆的建设和开发,要实现真正的信息资源共享,主要推动力量将不是靠国家政治或经济市场的力量,主要推动力将是文化的整合。只有靠文化的整合克服技术的局限、化解经济利益的冲突、融合心理特质的差异、实现价值观念的认同,人类才能实现真正的资源共享。图书馆在信息化转型的过程中,要注重文化整合机制的积极作用。

## 参考文献

- 程焕文. 高涨的事业与低落的教育.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01(1)
- 常书智. 文献资源建设工作.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0
- 伊维斯 科里尔. 世界信息概览.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9
- 10, 11 吴建中. 21 世纪图书馆展望——访谈录.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1996
- 霍国庆. 21 世纪图书馆学的发展趋势. 图书馆, 2000(1)
- 9 吴慰慈, 邵巍. 图书馆学概论.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5
- 洛特非 马赫兹. 世界传播概览.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9

胡明超 深圳图书馆辅导部主任. 通讯地址: 广东深圳图书馆. 邮编 518027.

(来稿时间: 2001-07-25)